

翩翩仙子

邢占平 文/摄



走进双塔公园，我被眼前的牡丹惊呆了，上万棵牡丹争艳，蔚为壮观。

双塔公园的牡丹花海犹如精妙绝伦的锦缎。倘有微风吹过，浓浓的花香会扑面而来，令人神清气爽。牡丹花更似美丽的仙女，在风中翩翩起舞，展示优美的舞姿。

双塔寺院里唯一的“双乔”牡丹，一朵花上竟生红、粉两种颜色，令人沉醉，虽是老干虬枝，却显苍劲旺盛。春夏交接之际，“紫霞仙”率先绽放，喷芳吐艳，瓣大肥硕，紫中透红，红里发紫，香气浓郁，独领风骚。双塔牡丹盛放，晋阳古城生辉。

悄悄站在一位画家身旁，他用红、绿两色绘出了一幅精美的富贵牡丹图。一群写生的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，一朵朵栩栩如生的牡丹跃然纸上。面对满园红的、粉的、黄的、紫色的牡丹，我用手机记录下最美的瞬间。

雨，悄然而落，牡丹园传来熟悉的旋律：啊，牡丹，你把美丽带给人间。

儿时童趣

张进山

爱玩儿是孩子的天性，童年的幸福密码就是玩儿。看到奔跑着的孩子，不由得想起儿时的自己。

玩儿是从春天开始的。东大楼后的大柳树率先穿上绿装，我们把柳枝折断，编成帽子，戴在头上有股清新的味道。手里拿一根棍子当枪，分成两拨玩打仗的游戏。春风刮起，大哥哥们在楼后的麦田里放风筝，我们指着哪个风筝漂亮，哪个飞得高飞得远。我们用纸折成风车，迎风跑它会飞转，涂上颜色风车更炫。

进入夏天，楼后面两百米处有一大片苜蓿地，紫色的花盛开，色彩斑斓的蝴蝶在花上盘旋飞舞，我们兴高采烈地脱下外衣扑打，逮着蝴蝶选出最漂亮的几只做成标本，夹在课本里。

割完麦子，我们会在麦地捉蚂蚱、扣蚰蚰、逮蛐蛐。夏天的夜晚是最热闹的，楼前女孩子玩丢手绢、投沙包、跳米子格、跳皮筋、踢毽子、跳大绳，路灯下掷猪拐骨、羊拐骨。楼后男孩子们玩抄电报、老鹰抓小鸡、骑马驴、补锅补锅漏不漏（泥巴的一种玩法）。

秋天最大的乐趣是在起过红薯的地里，跟着大哥哥们二次翻挖，在采摘过的玉米秸堆里找残留的玉米，有时颇有收获。

冬天就是盼望那第一场落雪，雪花飘起时，楼前楼后一片欢叫，我们仰望天空，寻找着自己认为最大的雪花，张开嘴巴吐出舌头去迎接那片最大的雪花，一旦雪花落在舌尖，周围的人便欢呼雀跃撒欢蹦跳。雪后，各单元门口的雪人纷纷堆起来，我们开始打雪仗。冬天的滑冰滑雪也是令人难忘，有条件的孩子拿着大人给做的专用滑冰车，没条件的孩子拿上马扎、凳子滑冰滑雪。

记得有一年冬天，我们东大楼的孩子们兴起了用铁皮罐头盒做小火炉，抡起来转，火苗会很旺。我和小毛还有雷晓煦在一号楼旁的田地里玩火炉，玩着玩着就发现雷晓煦的后背冒起了青烟，原来是小火炉甩出的火星点燃了棉衣，我和小毛急忙给他拍打灭火，不一会儿又着起来了。我们帮晓煦把棉衣脱下来用脚踩，感觉灭了，穿上接着玩，没想到一会儿又燃烧起来，晓煦吓得大哭。我和小毛也慌了，不知所措。这时，一位叔叔骑自行车下班回来，见状马上把那件棉衣在水渠里浸湿，火才算熄灭。后来，晓煦成为我们班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同学。



绽放

张广闻 诗 摄

雨水露水打湿鸢尾花
含苞的，开始绽放
已经盛开的
继续盛开
就那么散落着
挨挨挤挤着
把优美的花期开满

轻拾落英

李炜星

我躺在妈妈身边，不停地哭闹。爷爷着急地向玲子阿姨求救。玲子阿姨说，宝宝可能是饿了，可以到附近的商店买个奶瓶，买些奶粉。东西备齐后，爷爷笨拙地冲着奶粉，着急地摇着奶瓶。终于等到温热适度，奶瓶放到我的嘴边，我就大口吮吸，一会儿就喝了小半瓶。爷爷看着我，笑着说：饭量不错，胖小子。

我们住在平房小院子里，院里种着桃树、杏树……每当春季来临，斑驳的树影，错落的青砖黛瓦，飘落的粉白桃花，沁脾的阵阵花香，爷爷在看卷宗，我在写作业。

小时候，我小小的，爷爷大大的。

爷爷空闲时会接送我上下学，常常在路上询问我的成绩，鼓励我努力上进；会把我放在自行车的横梁上，载着我赴朋友家举办的婚宴或生日宴；还会在早上五六点，把我叫起来，和他一起晨跑。

我们还会一起守候电视。我与喜爱的动画片相伴，爷爷必看新闻联播。电视画面，会在我们的需求下，交替变换。

阳春三月，爷爷带我去五老峰游玩。爷爷在前面，健步如飞，我紧随其后，气喘吁吁。仰头看看巍峨的山峰，我有些气馁。爷爷似乎看透了我的小心思，伸出他厚大的手掌说：“我们慢慢爬，路虽远，行则将至；事虽难，做则必成。相信你，一定行！”

在爷爷的鼓励下，我们攀上了峰顶。我兴奋地喊

着、跑着，爷爷又不停地叮咛，要注意安全，危险的地方不准去……

爷爷一句简单的叮咛，一个鼓励的眼神，一次默默的牵手，都如鲜花的清香沁心入脾，似一股神奇的力量，让我浑身充满正能量。

后来，我在慢慢长大，爷爷却渐渐变得矮小。

几年前，一个桃花飘落的季节，爷爷因突发脑梗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我到医院看望爷爷。我拉着爷爷的手，但却觉得是爷爷正拉着我的手，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一些能量，爷爷亲吻了我，我也亲吻了爷爷。看着窗外片片飘落的花瓣悄然落入泥土，隐没在树根，突然觉得，从此刻起，我和爷爷完成了某种角色的转换，我现在是男子汉了，应该担起责任，扶助爷爷，保护爷爷。

因为外出求学的原由，见爷爷的次数少了，但是只要和爷爷在一起，我就尽量满足爷爷的需求。

爷爷说：“星星，我想去电影院转转。”

“好嘞！”我开着车，载着爷爷，爷爷的眼里满是兴奋和开心。

爷爷说：“星星，把电视调到新闻联播。”

“好的！”爷爷满足地笑了。

爷爷说：“快过年了，窗户有些脏了。”

我买了擦玻璃器，爬上爬下，干得热火朝天，整个家里窗明几净。爷爷开心，我满足。

我能做的事，微不足道；我能帮助爷爷的事情，少之又少。爷爷却一直念叨我的贴心和孝顺。

爷爷在“时间的流里”渐渐变得矮小，从健步如飞到用拐杖行走，再到需要轮椅扶助，再到后来，需要让人推着轮椅才能行动。

爷爷最终没能等到来年的鲜花飘香，还是在雪花飘飞的季节走了。

眼前又是一个花儿繁盛的季节，鲜花遇到雨花，落英满地，此时的我，轻拾花瓣，思念绵长……

连载

又命重任南正之官，掌管祭祀天神，命黎任北正之官，掌管民事。颡项实行的人神分职之策，喻示着原始宗教在向神权过渡。颡项很喜爱音乐，幼年时叔父少皞就专门为他制作了琴瑟。成年后，他仿效风吹的各种声音，命人制作了《承云》之乐。

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在《中国人史纲》一书中，对颡项作出如此评价：“他是五帝中的第二帝，号称玄帝，即黑颜色的君主。他也默默无闻，但在位七十九年中，却作了一件使天下所有男人都大为抚掌称快的事，就是他下令女人在路上遇到男人时，必须恭恭敬敬站在路旁，让男人先走，否则就流窜蛮荒。”

大禹父鲧

鲧的史料很不完整。在《史记》中，只有筑城郭和治水

失败的记录。鲧治水是被尧的几个大臣推荐的。尧帝对鲧能否治水成功好像也不怎么放心，只是由于没有合适的人选，才起用了鲧。当时水灾最严重的地方便是现在山西晋西南从临汾到永济这一区域。鲧治水的方法是采用“水来土掩”的方策，到处筑堤防水，但终归失败。鲧治水九载无功而被帝舜殛于羽山。大禹接替父亲治水后，不但公而忘私，未尝念杀父之仇，还创造了疏导的方法，顺着水性，让水从高流到低的地方——在今山西吉县南面的壶口山大禹开了第一个山口，河水由此下泄。之后他就爬上晋西南最高的雷首山观察地理——那时雷首山上的树木很茂盛，山中还有很多的野兽，大禹先把这些密密层层树木除了，以为治水的前期准



92

苏 华 著

作家出版社

《大夏禹都》节选

备，之后他便在今河津西南的龙门山开了第二个山口，河水出龙门之后便在平地上流了，不再泛滥成灾，大禹治水因以成功。

明清两代山西最后一部通志，也是被梁启超称为“出自学者之手，斐然可列著作

之林者”的《山西通志》，在夏后氏的世谱上，已接近今人的研究成果，可以为信史。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的《山西通志》，是由曾国荃等人修、王轩、杨笃等人纂。王轩（1822—1887），山西洪洞人，同治二年进士，晋阳书院讲席，令德堂总校，有《顾斋文集》和《顾斋诗集》。杨笃（1834—1894），山西乡宁县人，同治举人，金石家、方志学家，先后编纂过《西宁县志》《蔚州志》《代州志》等十多种地方志书，有《山右金石记》刊行。由王轩和杨笃主纂的《山西通志》，在选用史料上，去伪存真，择而是从；在引用先儒著作时，极重古籍版本的选择；在历史人物和史实上，极重考证，且补漏订讹，又不囿成说，提出新说，故为明清两朝最好的一

部晋省通志。因山西为帝王故都，唐虞治世的以民为本，禹治华夏文明初曙时的滔天洪水，夏王朝鼎立河东大地，晋主夏盟，三家并雄，其间有德无德之帝王和名卿大夫，辉映坛坫，儒家的经典著作和解释经典的传注，不可谓不多，但真伪莫辨，轻本事，重诠释，诸子之言，纷然淆乱；经皇帝首肯的史书，又不允许地方志书有“本纪”“世家”之述，不得取古君臣事迹，一律列入“耆旧”“先贤”之列，所以自殷以上的帝王和大臣年考，众说纷纭，无人能详。《山西通志》中的《三代世谱》本着“明世系，辨昭穆，定尊卑”的初衷，极尽考辨之功，剔除神神鬼鬼的成分，只讲系谱，已是一个靠得住的世谱。